

古文筆法百篇

第四冊



線

835

8476

17

v. 4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按孫月峯曰粗粗面
由任意寫
去而矯健
磊落筆力
真如走蛟
龍披風雨
且峭句險
字往往不
乏讀之但
見其奇肆
而不得其
構造鍛鍊
處古聖賢
規矩準繩
文字至此
一大變卓
為一代偉
作
按釋義云

先述少卿書
意是一篇持
論之根

身殘處穢數
語不惟引起
下文亦且直
冒全旨
此段明來書
之意而答其
不相師之故

古文筆法卷十五 感慨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少卿任安字。又字定。祖滎陽人。為益州刺史時。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字子長。生於龍門。夏陽人。有良史才。

漢武帝天漢二年。李陵戰敗於匈奴。邊報以聞。上怒。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稱陵有國士風。推言其功。上以遷為誣。因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復為太史。尊寵任職。報書即其時也。死後其書稍出。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

太史公三
字者其官

也牛馬走

三字諫其

賤也司馬

遺三字具

其姓名也

即此已見

史筆

按晉漢明

帝諱莊改

莊助為嚴

助莊子陵

為嚴子陵

以莊與嚴

本同音殿

武詩叶音

是其證今

遺父名諱

史記諱趙

諱為趙同

此曰同子

以古音談

亦音同也

息託章以

談叶秦是

其證在古

人避諱改

字原有意

難言其死故
云不可為諱

此段言向未

答書及今不

得不答之故

反激起下受

刑受辱意

辱字一篇之

骨

束上起下

語多悲感風

神固在字句

之間

此段言被刑

之人不足薦

士

四意層列文

致錯落

自責自咎正

其含憤處

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

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

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諾

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

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監。莫不傷氣。而况

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

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

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

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

義第禮載
孔子之母
名徵在言
在不稱徵
言徵不稱
在其名不
偏諱者亦
本敬親愛
親之心所
流而曲禮
又曰詩書
不諱臨文
不諱誠恐
惑學者誤
承用此改
趙談曰同
子其亦未
免惑學者
而誤承用
矣
按李陵答
蘇武書有
云虛死不
如立節滅
名不如報
德在陵之
言出自血
忱故史公
救於萬死

此段申言不足薦士再答安意
提句直管到受辱者書

此段反照救陵取禍故未向急轉作收

一振
此段言己與陵無舊好有獨賞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闔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嘗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才而憤貢
獨諛貢說
者恆唱聲
於前甘儒
者恆和聲
於後是以
安則稱慶
為悅變則
遲憊不違
比漢廷諸
臣雖為一
時之媿能
而實千古
小人之故
態也
按余自明
曰遲為陵
受刑綱目
本削而不
書得當報
漢洵遠強
為分疏或
援別蘇武
時語以為
之辨竊恐
庶幾曹沫
未可輕信
或又謂武
帝因寵李

曰因曰卒從
見有文致之
意絕無平反
之心
家貧數語風
刺特深
此段言救陵
被刑之由
一句結盡上
文
趣異句結上
生下
此段敘己所
以不自引決

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音二次也}餌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暴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

夫人欲義師立功以貴之不知廣利太初四年早已侯矣擢上獄誅陵母妻遭特赦之則屬中明有適合召問四字豈未之讀耶况族陵之家事在天漢四年下遷廢刑國二年也此皆考核之未詳請者當細心參究按刑者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

之故接筆挺健最不易學以下敘己受辱

歷引古人被辱者以自証

與上文史星歷對看此段自敘受辱而終不引決意提筆頓挫此段承上二段反復咏嘆以作收束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

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其賢也張連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非謂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史公嘗願下大夫之列而身臨八議之條故以自勵為言此不怨天不尤人之大本領也按李陵書則以明不背君親不捐妻子為非偷生情

此項上激義理重振起跌宕處委婉

此段言不引決實為著書之故虛提一筆

倒句

此人三句總承上言此段應引古人被辱者書以自比先敘來應

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個僕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

死之人而
史公此篇
則以明念
父兄顧妻
子為貪生
惡死之輩
其迹若相
殊而要之
彼所謂非
偷生者即
此所謂為
惡死者也
是以禹禘
顏子易地
則皆然
按荆楚之
問呼奴為
藏呼婢為
獲即下婢
妾字重疊
言之非另
有所指
函有包藏
之義身蹈
穢辱正如
包藏真土
之中作幽
者非是
按世以國

次揭綱領

再敘表蘊

此段言史記
之成可償被
刑之辱
回應前文闕
鎖甚緊

再醒一筆楚
起下文

首尾呼應有
結構
此段收拾前
文並以覆書
意作結
固陋與前應

成敗興壞之紀。上紀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大意不過謂刑餘之人。難以薦士。况當日原為薦士受刑。所以不死。

語為春秋外傳亦左邱明作或云非是韋呂覽作於相國非遺蜀時韓非孤憤亦非因而後作此特取以比類耳按史記書未時加自序明其書雖一家之紹述而二千餘年之紀載具在實則洋洋大觀班掾特采其序入傳而即綴以此書蓋以二篇本相表裏讀者須據漢書合鈔觀之方得若傳首太

國家圖書館



002462155

835
8476
17
14

者。只為要者書以償前壽。故且隱忍苟活耳。尚何能厲士。以覆少卿書中推賢進士之語。但胸中一段不平之氣。觸之而動。遂不覺言之長矣。而行文亦極縱橫馳驟之至。王平皆曰。滿腔悲憤鬱勃。出之以激昂慷慨。文勢紆迴曲折。而首尾相應。蘇氏謂又疏宕有奇氣。此篇是矣。自當與離騷抗衡千古。若楊惲之報會稽子雲之答劉歆。其又具體而微者矣。麟按此篇主意細玩。在受辱不死。著書自見上。故余後所書。即從死生者筆。而其自悲自責。並無一毫非上之心。可謂能得小雅怨懣不亂之旨。通體文勢豪放。一氣可成。其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最宜學步。故補選之。

書後 死生之際。至難言矣。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其中緩急之權衡。有未易為俗人言者。嘗見古今聖賢。一旦激於義理。不念父母。不顧妻子。以一身保全忠臣義士之名節。如拯水火。如救飢渴。雖蹈鼎鑊而不辭。而小人不知義理之所在。反媒孽於其間。是何居心之大相懸絕哉。抑以保全身家之念殷。因以不能自決於死生之歸耳。史公之救李陵也。其得不死者。間於容髮。而復隱忍苟活。與時俯仰。亦第以文采不表於後世。將不免有沒世無稱之歎。非若全軀保妻子之臣。碌碌無所短長。而為個儻非常之人所不齒焉。故其汲汲著

史公執手涕泣無忘論者一段實為作記之本世人不察但以前引古人因難奮發遂為作記所由來細玩篇中所云草創未就等語可知不在遭禍之後而作所以不死者正欲因而成之

此敘所以會集之故
敘人
雖無一折跌入賦詩敘事
敘會事至信樂一句已畢下乃暢發胸中之感
忽從俯仰內陡然興感

書以求不朽。又何暇自引巖穴深藏之士。以與富貴功名者流。競奔廊廟哉。然則此書之答。不過借少卿推賢進士之語。以一雪其胸中積憤。明所以不死而生之故。以為萬世正告之也。悲夫悲夫。

晉王羲之蘭亭集序

蘭亭在蘭渚山。本越王勾踐種蘭處。在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城西南。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上巳。羲之與同志謝安、孫綽、郗曇、

魏滂等三十二人。並其弟羲之。與之元之。獻之。輩九人。宴集此亭。因為是序。羲之字逸少。司徒王導從子。琅琊人。善書。東晉時為會稽內史。即家於會稽。又為右軍將軍。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

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

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封公後為
史通子遂
世掌史氏
此為身後
是非乃定
之證
按林西仲
曰蘭亭之
會孫綽曾
作後序右
軍此作乃
前序耳通
篇筆意疏
曠淡宕如
雲氣空濛
往來紙上
後惟陶靖
節文庶幾
近之
按晉東晉
傳武帝問
三日曲水
之義哲曰
昔周公城
洛邑因流
水以汎酒
然則修禊
事又不始

此祇就一時
一事論
申足上文通
取正意
歸重死生上
乃感慨之故
作序本旨
悲字與前樂
字應為一篇
之骨

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
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
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
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玩此文中段因樂極生悲感生死事大見不可不隨時行樂之意乃曠達一流或以右軍非把生死看不破為當時清談誤固者感看來文中原無此意就文論文不必深求夫隨時行樂正是看破死生者也樂極而悲正見此會不可多得乃文章反觀之法謝立夫曰山水清幽各流雅集寫曠之懷吐金石之聲樂事方酣何至遽為說死說痛不知樂至於極末有不流入於悲者故文中說死生之痛說今與昔同感後之與今同悲總是寫樂之極致耳

書後鄭風溱洧一詩朱註以為三月上巳之辰後除不祥而

作夫天下事莫祥於生莫不祥於死想當時贈芍采蘭士女
戲謔必有見及一死生齊彭殤為虛誕為妄作者故爾放浪
形骸以為及時行樂之計右軍此會雖其仰觀俯察只以極

於秦消一詩矣

按遜齊開

覽云右軍

廟亭其文

甚麗但天

朗氣清春

言秋景染

昭明亦以

此擴不入

選未免太

拘

按西仲云

右軍何等

人物生死

關頭寧動

不破不知

時尚清談

劉寫老莊

仁義為土

梗名教為

桎梏因而

風俗頹微

國步改移

右軍有心

人也故一

旦於此勝

會痛加感
慨長歌當
此正言好戰
之故
此段寫初戰
未覆時

一時視聽之娛。然當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非欲因以踵秦消之遺風。續前賢之韻事。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有感乎。然則秦消之篇。抑亦暢敘幽情之雅奏也。彼概斥為淫蕩之詞者。不亦過歟。

唐李華弔古戰場文

此戰場蓋指西北而言。戰場稱古。則戰鬪久而死亡多矣。李華過此因悲而為文。弔之華字遐叔。唐趙州贊皇人。少

曠達。慕汲黯之為人。中博學鴻詞。天寶末為監察御史。幼楊國忠姻戚。州郡肅然。應官至吏部員外郎。

浩浩乎平沙無垠。夙不見人。河水紫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銜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濶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嗚呼。噫。

哭隱然有
維持世教
之心古人
之文其不
苟作有如
此

按林西仲
曰古戰場
為朔北沙
漠之地人
跡罕到當
年交戰亦
無有目擊
其事者故
文中初據
亭長之說
再則曰吾
聞又曰吾
想又曰吾
聞如得之
傳聞意象
間者謂之
不知是歌
是哭是笑
是罵
按文教失
宣四句明
明教人用

法重二句字
法酸苦

此寫正覆時
苦寒

一束
此承剪屠而
暢發之

此從三軍既
覆後追言交
戰時

純用疊字

此段復敘歷
代用兵得失
一番微嫌其
倒亂重複
言周之德承
上文教來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
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
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
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
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
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天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
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磧。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羃羃。
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
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
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獯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
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

仁義不用
奇兵為弔

古張本蓋
仁義之道

即謂王道
迂濶莫為

是以有事
四夷而帶

覆三軍也
故余後所

書直以為
規近代之

作
按鼓衰兮

一段從戰
敗者心目

中慨想而
出非後人

所見若不
如此看不

但與上段
犯複即下

段亦接不
去而其筆

歌墨哭寫
得一字一

淚令人不
忍多讀

按前二段

再言漢不言
近代失亦可
知

此兩段將戰
沒者家中情
景痛訴一番

以起末宜守
不宜戰意

陡然收住奇
絕

毒生靈萬里赤地也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

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

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

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真傾觴哭望天涯天

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通篇主意在守不
在戰守則以仁義

乃孔孟之旨也。但用賦體為文。段段用韻。感慨悲涼之中。自饒風韻。故爾人人樂誦。且可為窮

兵者炯戒。可為戰場死者吐氣。讀者無不歎息。真古今至文也。或曰此文誠妙。於時文何益。曰

起之突結之陡。佳矣。借亭長口中熟題。此借點法也。歷敘前代。題境寬濶。正寫戰處。酣暢淋漓。

末段寫家。餘波不盡。而仁義以守有斷。刺有主。腦曰告子曰吾聞曰吾想。正摹古字實面。未嘗

不盡。種種妙法。賞之。
書後兵不可一日不備。而可百年不用。故王者之師。祇以征

不法。討不庭。而非以耀武也。自後世喜功好大。日以開疆拓

地為心。初則帑藏為之一空。繼則民財為之罄竭。卒至生民
塗炭。外侮未清。內患旋作。因而覆宗亡國者有之矣。公生天

逆言窮兵
此段注意
任人故中
擒敵周師
之善以形
後代之失
語雖複而
意不複詞
雖亂而意
不亂
按西仲云
守在四夷
句重守而
不重戰守
即仁義之
用其說近
是但語出
左傳楚沈
尹成謂四
夷代為守
非屯邊以
防其侵之
說審此則
當宣文教
而不事武
臣安內治
外之法不
知包括許
多在內人

一起即敘先

此敘子厚生

寶末吐蕃回紇乘釁進攻以致社稷邱墟皇輿播越西北蹂躪已不堪言一旦觸景興懷則匪風下泉之感故宮禾黍之思是亦仁人君子之所用心也故其悲壯之氣悽惋之情寫得如許真摯令人不可卒讀然及身論世不免多所觸諱故中間用吾聞之吾想夫等語慨古即以傷今懲前正以惕後不言失而失自見矣此固古人之善於避忌抑亦遠禍之一道也

唐韓

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名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柳州刺史卒文公與之友為作墓誌誌者記其人之生平及時與地也誌後有銘

長短不一要皆慰死屍後之詞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

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

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

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

多不解

按沈確士曰子厚之於叔文際進則有之阿黨則非也昌黎不沒其事感慨惋惜在隱躍間先表其好學次詳其政績次述其交誼歸結其文章之必傳雖曰出脫而子厚之心事子厚之定案皆著筆端是為墓誌中千秋絕調按沈云名重亦是一累苟非壁立千仞罕有不入黨

正敘畢

再點柳
此段敘政績兼及文辭力字一篇王詳後

此段見子厚非求附人人自爭附全為附叔文一節出脫初黜永見文窮益工伏後

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先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

此句另提

援者士君
子遇此等
處須立定
脚跟

按眉詮云
子厚年少
喜功名狹
才輕進以
此不振固
非臣莽黨
操者比其
事亦不必
深諱此云
要人云用
事者後云
不自貴重
云使自持
其身絕非
曲脫亦無
甚辭彼或
疑為隱護
而回全者
皆過分之
慮也

按眉詮云
挑出患難
交情作抽
敘文淵風
發對後相

此段言其篤
於友誼
此段發慨于
古文情盡括
其中

其中

勇為二句是
子厚病根願
藉二句是子
厚本心
只數語教子
厚生平且悲
且惜

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憾。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誦誦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

知推挽者
命意文得

此乃不平
直此敘事

中龍門慣
筆龍門慣

用此法
按嗚呼一

段力發感
慨為贊子

厚為罵世
耶為無援

手子厚耶
神照在意

到筆不到
處得伯夷

列傳屈原
傳之神必

謂當日子
厚交游中

實有此事
亦刻舟求

劍之說也
按沈確士

曰顧藉猶
顧惜也二

字宜成句
安溪相公

曾辨之公

就序第一轉
又深幸之

附書裴盧二
人與前士窮
見節義一段
對照

誌已詳銘宜
從畧

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

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

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

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

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

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

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

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

以利其嗣人此篇以文論子只取中間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至必有能辨之者

三既一言交情之篤不似近世之薄一言其文窮而益工因此乃傳也未

為不幸然前後敘事雖多墓誌體如是不可不知考其時宰相王叔文招致文人以倚重如柳

子厚劉夢得等皆羅門下在子厚初以其有權或能大用已後以奸駁與門下士皆駁為之作

誌只極揚其友誼與文章而其事若不甚為之諱此古人作文所以為實錄也補按文為誌

墓非他文扼定主意者比然前人之作皆有脈絡可尋如此篇首段敘先世即以不媚權貴為

又嘗上鄭相公啟云無一分顧藉心可以為證按子厚以柳易播在患難中還知有此真為難得故事雖未成而其忠懇之著實足以愧世俗而勵澆風而裴盧二人一輕財一重義厚於友者友亦為之報天理不爽有如是子按子厚子名告字用益孫名韓縮咸通四年右常侍蕭敏知舉試謙光賦

坐堂叔文無氣力推挽伏案隨敘子厚即以益自刻苦為自力文辭伏案中間或盡力於民或盡力於友無非為末段數力字作勢故後此得賴友力雖為餘波然亦必本此脈而來似此力字宜為是篇之主矣原評只取中間三段恐亦未盡然之論也

書後嘗考石誌不出典禮誌者記也所以記其人其時其地及其世系子孫將千載後陵谷變遷使後人有所聞知也其人若有殊才異德者則為銘文然則有志而無銘知其必為庸俗人矣而文公之記子厚誌詳而銘畧其生平道藝均於誌中鋪敘而銘若贅疣者何哉銘誌之體備則其人之賢不肖可知而詳略非所計也後世不知此義專以銘詞誇美其人而誌反從其略是豈立銘之本意乎哉

唐韓

愈坊者王承福傳

補坊同坊泥錢也王承福棄官業坊其言足警鄙夫之事君明天之不假易而民生之不可偷文公義之因

為立傳云

徒然立論領起一篇精神棄官歟就備工便屬奇人坊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

玄宗年號

澄清如水
詩中第者

二十五人
告第三維

第八皆獲
篤子厚嗣

人果利若
是是知文

公此作有
非近代談

墓者可比
宜其信今

而傳後也
按各篇皆

用山字以
定主意百

篇中惟獨
生軒及此

篇雖強昭
劃一然不

免蹈刻鵠
之謂也閱

者諒之

按史有二
記事記言

左傳記事
也國語記

此段寫福之
事筆筆埋伏

陡發議論

一篇主意在
此提出

此段敘業坊
之故

忽生感慨無
限煙波

舉此以為天
殃者驗說得

凜凜可畏令
人猛省

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衣食。餘三
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
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
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
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吾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
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
故吾不敢一日舍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
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
取焉。嘻。吾操鏹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
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
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言也韓集私傳二何蕃傳記事也王承福此篇學者多稱於世云
王平皆曰托貧者之言寓規世之意篇首略作敘事末論斷數語中間波瀾層叠感慨淋漓局法既高機神獨絕昔人謂敘事議論相間有伯夷傳之風然彼則傳其人因敘事而有議論此則傳其言以議論而代敘事固

三層就前所自見處翻案

二層又推開一步感慨反束有力

此段就業坊發論

又曰以下為折衷張本

此段寫自業自食有餘之意

忽贊忽譏波瀾曲折似抑實揚

應上心字

數語是作傳本旨

此段論斷作結且以自鑿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為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

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林西仲曰。王承福本有官。不難身至富貴。其所以棄之而業坊者。自度其能不足。

以任其事。故甘為賤且勞。自食其力。博得一個心安無愧而已。此即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一幅太本領也。若仕宦人肯存是念。必能為清官。必能為勞臣。致君澤民之蹟。盡於此矣。其所言二段。自疏其所以業坊之意。以不能畜妻子之因。語語總是自安本分。中間即操錢所見。借富貴之家。以大發感慨。將東朝尸位素餐者。盡行罵殺。聖里何等淋漓。末段二抑一揚。俱有深意。皆為疾時已甚之言。請則愛其文之有關風氣。於孟子勞心勞力之旨。多所發明。且起二句。即時文破題。承承四句。再作原起。以為小講。中分三段。後歸到斷語作束。儼然一篇小題時文。誠度世金針也。故補選之。

書後

天道無百年而不變。人心無一日而可偷。人心者。天道

所倚為盈虛者也。此其理。惟賢者能言之。亦惟賢者能行之。

豈所語於百王之下。執事乎哉。然柳子之方相道也。則立梓

人楊潛傳。其言勤民也。則立種樹郭橐駝傳。其慨交道也。則

立善藥宋清傳。今坊者王承福。其業不異於梓人種樹善藥

而其人亦即楊潛郭橐駝宋清者流。獨其棄官就坊。辭富居

貧。不以薄功而厚饗。不以小智而大謀。匪惟言之。而且行之。

較揚郭宋三人為尤難。非所謂獨善其身。而所稱為賢士者。

自不同耳
按沈確士曰就操錢上發出如許議論驕淫於誇將由惡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古人先已言之矣此其理大約旁觀者每逆料之而享逸樂者則全不知也不亦大可哀也乎
按世俗之子每樂富貴而悲貧賤者其故起於謀衣食蓄妻子其弊甚於貪邪七道而其漸則長於患得患失之一

心然未得而求得已此猶人之板情若乃聞人有失則生喜幸心聞人有得則生希冀心甚至勢位富厚己已復無可得而一見人或有得即百計以陽阻之陰陷之且從而牢籠以牽制之此其人近則報於其身遠則及其子孫余嘗驗之天道準之人情固歷歷不爽者然則人欲長享富貴易

耶不然以一楊子之道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妻子其與貪邪亡道者相去又幾何也亦烏足以回人心而慨風俗哉然則此傳之立上而百官下而百工苟食焉而不盡其事行焉而不稱其才則人心有一日之偷即天道有一日之變可不懼歟可不戒歟

宋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論

五代梁唐晉漢周也伶官樂工名後唐莊宗伶官之孽倖者周匝善俳者敬新磨其敗政亂國者景進史彥瑁郭從謙為最莊宗姓朱名存勳先世事唐賜姓李及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勳滅梁自立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後為郭從謙所弑歐公嘗作五代史此則專論

莊宗盛衰之故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

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朱溫燕王吾所立劉守光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

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憾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

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盛衰得失四字是人事之驗通篇主意先作總筆接下敘事

先揚

勿於一心
患得患失
之時而一
防其漸也
夫

後抑

按張文端
曰敬唐莊
宗處饑而
英俊修而
衰頹憑弔
秋歎雖尺
幅短章有
縈迴無盡
之意

復作虛步宕
出正意歸重
人事作主

引書作斷應

篇首理字

千古名言

又括上盛衰

複論一番

推開作結慨

想獨遠

軍節度使
又明年克
用徵其兵
仁恭慢罵
執其使盡
囚太原士
之在燕者
克用由是
恨之天祐
中克用乞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

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

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

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

沾襟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

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

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補按文為逸豫亡身者發開首即以盛衰之理歸到人事
肖龍門此六一公生平
最得意之筆學者當百讀不厭也
慨歎一番隨引莊宗事以作證據明其得失之數成敗之迹均非可諉之天命末仍就盛衰上
說莊宗之得失實緣人事之未盡見得禍患之來每根逸豫天下之可以亡身者不僅有伶官
而伶官其較著者也皆類於伶官而伶官其已然者也反覆推勘使人知所警醒通篇語意全
從人無遠慮章化來其間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及身死國滅為天下笑等語適與太傅過秦論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相類夫秦皇之與唐莊固同一不軌於道者先生之
文豈必有所胎襲於此蓋亦知人論
世之各有真見不期同而自同者也

盟於契丹
會於雲州
宴酣克用
借兵以擊
仁恭契丹
許之約為
兄弟其後
梁封仁恭
子守光為
燕王實由
仁恭先為
盧龍帥故
克用自謂
晉所立也
按蔡開之
曰唐莊宗
自平梁以
前英雄個
儻所向無
前一小太
宗也後來
狼狽乃如
是遜讓之
中人也殆
哉世有半
生勤勞得
第居官後
困利心勝
逸心萌不

拖聲字破空
逆入

連下三喻長
短參差極意
描寫
藉視陪聞作
渡

書後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旨哉其言之也。夫人之情莫不愛生而惡死。而卒貪安樂而忘憂患者何哉。豈不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憂患之未必生。安樂之未必死也。不知尚書所載堯以來。其祿位名壽之必得者。祇此憂勤惕厲之一念所積而成耳。不然。朱均桀紂縱不肖。亦得襲祖父餘蔭以延國祚。何至覆亡若是哉。彼莊宗之為人。蓋亦朱均桀紂之流亞。蹈其轍而不自覺者也。人可不引為前鑒也夫。

宋歐陽修秋聲賦

秋聲即秋風也。不曰風而曰聲者。如人悲歎之聲也。大故從聲字。生情。秋多西風起。云聲自西南來者。以離夏未久。尚兼南風也。此

歐公中年時有感而作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浙瀝以瀟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

旋踵而凌替者多矣况子孫以逸豫承之有不遠壞乎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正摧痛心刻骨

前出聲此出秋有層次亦不直此段正賦秋上從聲轉出秋此從秋轉入聲

直落聲上

此段單賦秋並論其所以然之理以起下段

此段不悲秋而悲人乃作者本意故以心情二字為主

顧童子一筆周匝又於秋聲添出一聲作餘

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僂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按余自明曰通篇凡十四易韻藉景言情

不徒以賦物為工而感慨悲涼

中寓警悟意洵堪令人猛省

按過商侯曰秋聲本無可寫却藉其色其容其氣其意喚出併秋聲頗不寂寞亦覺形色可觀

議論大奇按合評云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尚

有時而飄零况有情者乎此篇宜以情字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起手便提出五人來歷

輯註評悲秋賦前有作者矣此獨從聲字者筆自首至尾看他步步生波層層連綴開小題中多少法門後段以憂思憔悴歸咎於人撇開秋聲並將悲秋二字翻轉入妙西仲云物之飄零者在目前有聲之秋人之感賦者在意中無聲之秋道得最妙

書後文心雕龍曰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嘗考古今篇什秋意最甚莫如楚辭夫楚辭者創於屈原而述於宋玉其纏綿惻怛之意悉本詩人忠厚之遺故離騷之悲隱而不露九辯之憫感而遂通古人託物言情無論目睹心思所以興悲其致一也先生感光陰之荏苒歎時事之已非一且觸景摠懷聞聲致慨其蕭瑟之情固同九辯而悲傷之隱實類離騷亦何怪嗣響楚辭而繼美詩人也哉

明張溥五人墓碑記 明天啟中太監魏忠賢用事殺害忠良明朝元氣殆盡周怒言密報忠賢發兵來捕吳人不服義擊之魏復發軍來殺五人毅然出認於是抵誅五人而吳人得免眾義之為之壘境立碑表之溥作記溥字天如江南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幼嗜學所讀必手錄錄過即焚如是者六七因名其齋曰七錄所纂述經史有功聖賢卒年四十有司先後錄上三十餘卷帝悉留覽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

為骨
按西仲曰
天地本有
自然之運
為生為殺
其勢不得
不如此非
有心成物
也而人日
營營名利
以圖一時
之榮其中
動精搖自
速其老初
無異物之
摧敗零落
亦聽諸時
之自至嗚
呼愚矣

義字一篇之
骨
敬立碑之由
先賢一筆
此言無聞而
死者不及五
人反跌所以
盛之故

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闡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
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
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
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况
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
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
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扶而
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
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
溷藩以覓。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
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僇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
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
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千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

按林西仲
曰。擊定激
義而死一
意說得有
賴於社稷
且有益於
人心何等
關係。令一
時附闡塔

快甚
敘五人激義
原由及姓名
可考
句宕甚
言五人之死
難為

紳無處生
活文中有
原委有曲
折有發揮
有收拾華
衮中帶出
斧錢真妙
篇也
按孔子疾
沒世而名
不稱為君
子惜非為
小人惜五
人生於編
伍不獨詩
書而亟亟
於名不後
君子當與
魯鴛童注
詩能執干
戈之例同
一見許聖
人也
按周公被
違緣授推
官時捕治
稅監高采
瓜牙不少
貸案及民

言五人之死
關係甚重
將此輩與五
人相較妙不
說煞

顧周公一筆
五人至今猶
生誰謂不幸

反掉一筆文
勢更足
點出作意

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夫。大閹之亂。搢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鈎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

變劫辱巡撫袁一驥

並質副使

呂純如或

議以公代

公不可純

如以此街

之天啟中

擢吏部員

外履忤忠

賢削籍家

居純如扶

前恨數語

於中官李

實及巡撫

毛一鷺遵

點出賢士大夫應起作結

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吳公太史

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作者目擊其事故言之直切痛快令人讀之亦痛快也觀止評夾敘夾議感慨淋漓激昂盡致當與史公伯夷屈原

二傳並傳不朽然筆亦似之凡作文不着痛癢又死抱題目題外無餘情不足取也故選此以開人心胸

書後自古奸雄擅國必眾樹黨援者以助其威福也必誅鋤

正類者以遂其詭隨也魏之黨毛毛之逮周此亦氣數使然

勢所必至無足深駭者若夫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嫻詩

書之訓一旦公義奮發視死如飴不啻以死國者死周憤毛

者憤魏使後世觀之生氣猶凜凜焉斯亦奇矣且其談笑就

義在五入之心即死而湮沒無聞委諸溝瀆令其與草木同

腐亦所不惜初何嘗計及死後有為之表彰者耶雖然秦之

哀三良也則賦黃鳥衛之傷二子也則詠乘舟惻隱之在人

心有隨在不可磨滅者審是則五人得先生之文庶幾其名

益彰與

按懷宗即

位魏忠賢
謫看鳳陽
皇陵行至
阜城知不
免因緘死
所謂一旦
抵罪而高
將厚祿盡
付諸無何
有之鄉而
五人姓名
至今猶巍
然獨存以
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
有賢辨之
者
按忠孝廉
節雖皆出
於性而多
發於情之
所不容已
惟義死無
情而獨有
性情或有
偽而性無
不真此匹
夫之所以
有重於社

此段敘事

此概世罕奉
權要不濟寒
士以反襯漂
母

提出義字為
一篇之主
以上敘漂母
當得信之報
就祠設難

看出天意快
極奇極

明黃省曾謁漂母祠記

漂音票水中擊絮也漂母祠在淮陰今江南淮安府母與韓信同里信少貧乏食見而憐之進食數十日不德後信

拜將封王持千金報母辭不受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耳豈望報哉黃省曾過此感而作記省曾字勉之吳縣人嘉靖辛卯舉人從李空同遊刻意為詩遂成一家著有五岳山人集

予自北歸。艤亭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城。因歎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畧。才蘊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絕往。川釣無獲。綠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孳。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為報也。且夫常人之情。嚮輳於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為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為榮。至於茅素塵埃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金之粟耳。孰肯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為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卒抑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為英雄者也。

覆也

按岳東伯云五岳游覽之餘操

觚靡倦翦剔綺續咀

嚼羣英每篇輟筆聚

然驚目此作其亦游

覽時所成故爾粲然

可觀

按林西仲曰漂母以

婦人而業漂非有利

蓄可以濟人祇哀王

孫而不望報出於無

所為而為故其陳義

為獨高篇中替歎感

慨將擁贊不捨趨走

避涼一流

此段言當祠之故亦發人所未發

此概古

此概今

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

豆於百世乎信而飢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無已則是凡

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

金北斗者徒皆芥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

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

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為難也

因奠之椒醕再拜勒文於祠上昔人云作文便止那文便非作文看此藉詞

外有文也至序中韓信千金之報人以為多此反以為少是何等眼孔漂母之祠人以為哀王孫辭千金此且說到滅楚是漂母之功養信乃曰天意是何等見識即以題中論文亦高於人數善况題外又有餘韻乎古人之可傳者此也古文之宜讀者此也

書後漂母飯信一事史冊盛稱人咸謂信具將帥之才而母

能飯之以續其命因而報以千金廟食百世固也不知母之

飯信亦第憐其貧耳向使信終餓死如子胥之吹簫而乞馮

諶之彈鋏而歌則母之飯直付諸塵埃流水矣而謂一飯之

護之彈鋏而歌則母之飯直付諸塵埃流水矣而謂一飯之

一齊愧羨
有祠得此
而名益不
減信夫
按太史公
淮陰列傳
於漂母飯
信之前詳
寫其貧時
落魄寄食
無門景况
亦以當日
信命已懸
旦夕忽然
按此自見
母之高義
為難
按姚芋田
曰信當項
梁未起時
六國紛紛
復立既可
依涉廣輩
以免飢寒
處市公人
關時即當
棄羽事漢
矣乃計不
出此得無

惠即宜享祀如是則凡世之解衣推食者不皆得附祀漂母乎所獨異者不望報耳不望報而不受報耳不望報仁也不受報義也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以鬚眉中不數觀者而於巾幗中得之此其所以俎豆百世而不愧也先生之文感於富而不義者而作似猶未足為此祠寶錄也然行文正自不得不爾

書白太傅琵琶行後詩三百篇凡屬男女之詞比賦興三體

皆有有專用一體者有兼用二體者其專用一體者如關雎桃夭雄雉標梅諸篇是也其兼用二體者如卷耳之前興後賦汝墳之前賦後比溱洧之賦而興漢廣之興而比柏舟之前比後比中賦諸篇是也其三體備用者則惟習習谷風氓之蚩蚩兩篇朱註皆以婦為夫棄之詞故宜長言咏嘆之不足也而白傳此篇始以荻花楓葉江月秋光作興辭繼以鶯

自謀固拙
乎不知信
當未遇之
前窮平抑
鬱動而獲
咎是有天
馬非人之
所可為也

語流泉銀瓶鐵騎作比辭。終以黃蘆苦竹鶻啼猿鳴作賦辭。而其間實以商婦為比中之興。以琵琶為興中之比。其亦三體俱備者何哉。亦謂君之棄臣。無異夫之棄婦。故以商婦之見棄於夫者。以明己之被謫於君。真所謂儷於其倫。而病同其體者矣。亦奚怪繪絃繪聲淋漓盡致。言情言遇。淒婉動人。使後世末路英雄讀之一擊節。一揮淚乎。然則此行雖以琵琶名篇。當亦如谷風氓蚩兩詩。不作命題為是。噫。此所為三百篇之遺音也歟。

琵琶行本詩。前人曾入選本。第以詩歌而入古文。實為破體。故汰去。夫以白傅牢愁滿腹而成此篇。其窮居謫宦。觸類興感。究與高唐神女諸篇私懷誰訴。歎息垂涕。長吏墮官。賢人失志。同一使人心悴。雖因破體未錄。而將書後附此。以明其不得於君之心。如思婦勞人。動於情之所不容已。嗣響三百。

按郇子相曰先敘讖飲下及文章而政事為結高視闊步終歸勉助之詞立言有體

體

按曹大家敬器頌曰

侍帝王之

密生字面

雖似親切

然合下觀

之語意類

多浮飾陳

月峰謂陳

思與李重

非真相知

此敘前會

古文筆法卷十六 雄偉

魏曹

植與吳質書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又曰南皮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此書為朝歌時曹植所與也植字子建操弟

三子黃初三年封鄴城王四年封雍邱太
和三年徙東阿六年封陳思王薨年四十七

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蕭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傍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宣虛語哉仁齋附記

喻言才得用當為長茂之飲藥字一篇之主以上敘與質由會而別

亦信
按季重復
書有秦箏
發徽二八
逆奏等語
反言規諷
當日陳思
荒淫已可
想見厥後
有司奏其
悖逆劫脅
知亦積漸
使然非盡
無因也而
此書所言
雖不免近
於狂蕩一
流而語特
雄奇千古
無匹謝康
樂稱為八
斗才以吾
計之有贏
無絀讀者
勿以人廢
言可也而
况責躬應
詔諸詩親
親自試諸

由文章而及
音樂為下朝
歌生情
千里二句見
文章佳者甚
難
好技亦是尋
樂處
勉以佳政去
路分明

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
還朝歌也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意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
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且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
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
翟不好技。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技。而正值墨氏迴車
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
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叔敖子產
起因稱季重長亦當時不
林西仲曰前段以文情敘
可多得。憾不長與。宴飲為樂。中段因季重來。說文詞之佳。轉入諸賢著作之可貴。應令誦詠。譜
之音樂。末段謂朝歌佳政。在行之自上。不必易民而治。所以望而勉之。其措詞雲委波屬。復有
豪放不羈之概。自是名筆。但細味其中音節。實開六朝排偶蕪蔓之習。此則風氣所必起。雖有
才者不能免也。而中間泰山為肉。兩段俊偉雄奇。最易奪目。然文須因題而施。一味粗豪不得。
學力量力量題為之可
也。以下各首足見其概。

書後吳季重一朝歌令耳。以陳思王之尊。而與為密坐。在當時
固表表者。而其書中。直以傾海為酒。并山為肉。伐竹雲夢。斬

表柱屢多
所建白者
哉
按林西仲
云良樂楚
鄭字面生
控六朝割
裂之弊自
此作俑

梓泗濱極雅意。盡歡情。儼之未免不於其倫。此復書之所以不敢庶幾。而推為公子之壯志也。所不解者。當日不僅與陳王交。且嘗與魏文為南皮游。行則連輿。出則接席。酒酣耳熱。仰面賦詩。亦可謂極忘形之交。而得知音於文字者矣。而官猶不過令長。然且朝歌四年。不見遷擢。而第於復書。言其一旅步武。不足以揚名騁迹。不大受而小知。豈待以君子之可者乎。而篇末勉以佳政。文帝書亦以行矣。自愛為言。然則季重。其亦優於文辭。而絀於政治者耶。不然。何兩人之拳拳於此也。

唐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

徐敬業唐徐世勳孫起兵柳州。駱賓王為府屬。使為檄傳布天下。作武氏罪狀而討之。賓王義

烏人。恩官侍御史。上疏諫武后。貶臨海丞。遂與敬業同起兵。敗。二人皆逃為僧。武后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聞其美名。為才人。年十四。後高宗立。為后。中宗時。臨朝稱制。廢帝為廬陵王。幽於房州之別宮。立武氏七廟。國號周武。三思輩皆封王。專權用事。自名曰嬰。字則天。嬰音照。取兩日當空。天有二日之義。蓋意造也。僭位二十一年。大臣皆為所服。此一檄出。天下晏然。檄音吸。尺書也。

按余自明
引鑑載眉
州刺史英
公李敬業
及弟敬猷
唐之奇略
甯王杜求
仁魏思温
各坐事遭
貶皆會於
揚州以匡
復廬陵王
為詞是敬
業實王因
失職怨望
乃爾非真
有討賊之
心也然此
檄詞嚴義
正亘古不
磨豈非人
以文傳哉
按霍光輔
幼主以存
漢劉章誅
諸呂以安
劉隱然有
譏責朝臣

劈首即提偽
字作主
此段應數其
淫亂之罪
此段歷數其
弑逆之罪
此段言天下
討賊之無人
己所以不得
不討之故
此段言己討
之以安社稷
因形容軍威
之盛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
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

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
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

殺姊屠兄弑君鳩母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
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
龍蒙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

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哀君山之流涕
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字內之

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
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

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音烏剌山嶽崩頽訖剌風雲

漢復如覆

漢從似覆

周傾國傾

城千古同

概以此作

比焉得不

令斌媚奸

雄讀之心

折

按爰舉一

段為義旗

殺色寫得

聲光赫赫

山嶽震動

曹鬼女世

界中得復

一大夫梗

概此概文

中萬不可

少之筆

按一坏之

土二句說

得明目張

此段勉眾共討之
此反言以激之
結二語筆下猶有生氣

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捕斗平。音鳥劍山嶽。崩頽公等。或劇灑。墟

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

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僕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

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

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

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則天置其子中宗於房州。後自登大位。改唐為周。同朝文武

事代作此概。武氏讀之但嬉笑。至一坏之土未乾二句。瞿然曰。雖為之。或以寶王對。后曰。宰相

安得失此人。後兵賊徐路俱迷為憤。事雖未成。而大義凜然。文亦不朽矣。君子不以成敗論人

也。凡檄文體。申明大義。歷數其罪而討之。四六體裁。詞貴宏整。此文雄詞偉論。

炳耀日星。唐四傑中正大之作也。乃武氏讀之不惟不怒。且歎惜其亦亦奇矣。

書後綱目聲亂賊之罪於千載。凡聲罪致討者。皆綱目之所

予也。漢之高后。唐之武后。綱目皆變例書之。其聲罪之意明矣。而呂氏立他人子。不聞起兵。武氏僅廢中宗。即以起兵書者。何哉。豈以呂氏可為漢之太后。而武氏不得為唐之太后耶。不知吕后立他人子。其罪固不容誅。而僅王諸呂。初無攘

者惜乎當
日舉朝文
武安之若
素唐之子
孫不絕亦
天幸也

按太白年
譜開元二
十二年載
荊州延白
飲白誤拜
韓讓之白
曰酒以成
禮荊州大
悅並無以
為狂之事
豈此飲後
而又有不
滿於太白
者耶

本不相識故
借人引起
此段敘荊州
平日能得士
價字一篇之
主

此段敘自己
平日見重於

竊神器之圖。若武氏則改元立廟。有同操莽之所為矣。一旦
敬業起兵。綱目焉得不深予之乎。獨惜心非為國。希冀王氣
之所鍾。以致卒取敗亡。莫成大舉。幸得賓王一檄。以正一時
之誅而不足。以聲千載之罪而有餘。綱目錄之。有以夫。

唐李

白與韓荊州書

韓名朝宗。為荊州刺史。太白上書自薦。韓以其狂而不之
用。白字太白。成都彰明縣青蓮鄉人。涼武昭王九世孫。母

夢長庚入懷而生。因名之。唐玄宗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薦。詔為供奉翰林。時號謫仙。因
失意於貴妃。放逐。嘗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儀於行伍中。脫其刑責而薦之。後廬山永王
璿延致之。及璿敗。白坐繫海陽獄。流夜郎。汾
陽亦以官爵贖其罪。得赦。回。辛。年。五。十。四。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

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

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

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

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

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

按林西仲曰文雖太白本色然

想其落筆時胸中有

物然不可逼之氣故

語語皆自占地步聲

蘇謂其氣蓋天下信然

按三十成文章一語

太白年譜開元十八

年太白年三十後數

年遂有憶襄陽舊游

贈濟陰馬少府詩云

高冠佩雄劍長揖韓

荆州之句然則此書

上於三十以後無疑

矣

人起下願識

意

此段正寫己願識荆州却無寒酸之態

此段引古事及荆州事以動其厲己

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

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

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願。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

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

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

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

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

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

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

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

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

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

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

此段欲獻文章莫其見賞

按過商侯曰其稱許
荆州處未
免過量豈
青蓮不平
滿腔故作
此函語耶
按荆襄有
井飲者多
死朝宗移
文喻神飲
者無恙號
韓公井所
云件神明
動天地其
即以此乎
按原評云
太白所長
者文也却
不自獻其
文先請給
紙筆何等
身分
按合評云
青萍劍名
結錄宋之
玉名薛燭
秦客善相
劍卞和善

仍粘價字作
結關鎖甚緊

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開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

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

此太白上書求薦也

而氣骨棱棱無一點含哀乞憐之象自是豪邁本色而一起排宕折出最為出色託之於聞則稱人處不為誇詡而一氣貫注直搖五岳而凌滄洲矣以下亦無一語卑靡他日使高力士脫靴殿上赫聲書外國來臣於此見之矣豈無本領而貌為大言者韓註評得勢在入手一段將荆州與自己身分一並抬高以後述己才而思大展頌荆州而願委身語語俱占地步矣

書後必有非常人之品望而後可動非常人之景仰既動非

常人之景仰必具有非常人之賞識而後可以副非常人景

仰品望之心異哉太白之上書韓荆州也以心雄萬夫之才

劍術文章已足歷諸侯而抵卿相其生平之擇木而棲當不

知幾經審視也即在荆州以文章司命為人物權衡必其有

過人之品望而賞識不誣足以動太白之景仰者一旦傾誠

相向即不若魚水相投亦未必反拚格而難入也而乃文自

推崇卒如水火冰炭之終不合其或太白之景仰未克當其

賞識與抑或荆州之品望未足動其景仰與失人失言兩失

識玉故曰
長價坊本
謂二刻名
誠誤也

按余自明
曰此篇於
紆徐婉曲
中盛氣足
以過人的
是年少新
得意人文
字本傳稱
子由為人
沈靜簡潔
為文汪洋
淡泊而有
秀傑之氣
讀此益信
按沈確士
曰孟子司
馬遷雖以
并舉而通
篇文字多
從太史公
同游天下
數語生出
一往疏蕩

以養氣胃起
一篇大意
引孟子史公
以明文為氣
之所形非親
嘗者不能道
此

虛勢領起下
四段所以養
其氣者

者必居一於此矣。

宋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韓姓太尉官名即宋時宰相也太尉名琦有文武
轍蘇子由年十九舉進士與兄子瞻同榜以年少

不願仕歸以待選聞韓公
賢上書求見於是文益進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
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
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
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
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
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
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
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
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氣亦如
公之評太
史公文

按養氣知
言是孟子

一生內聖
外王之學

子由之激
發志氣不

過藉以養
其為文之

氣而已故
前引史公

祇言文有
奇氣而不

明言養氣
亦以養氣

別有功夫
也

按讀書人
未識字宙

形勢古今
人物不能

作好文字
子由至此

可謂盡形
勢人物之
大觀矣故
其為文洋

不直說要見

太尉又引歐

公陪起文勢

浩瀚

逐層而來一

層逼一層

一句挽上起

下

總上文來折

入故見太尉

收應奇闌壯

觀筆力千鈞

一結洒然主

意在此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

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

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

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

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

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

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

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

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

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雄談偉論詞沛
氣充雖極誇人
自占地步亦不小。上書雖云求教。實是自誇其文也。與韓昌黎李青蓮上書求薦者不同。宜
其揚眉吐氣無所屈抑。讀此亦可藉為發志。氣之一助耳。觀止云。意只是欲求見太尉。以盡

洋洒洒三折九曲獨具大海回風之象按蘇氏父子之學皆以孟子為宗末結明應為文並未收繳養氣非不稟承家訓亦以此篇主腦專在論文也

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却以得見歐陽公引起求見太尉以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引起得見歐公以作文養氣引起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絕妙奇文韓註評作文是一篇主意養氣又是作文骨子文本於氣千古妙語子由少年英銳能從作文看出養氣根源雖是親嘗甘苦語然非思之至深亦不能討出這個消息來

書後文章經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昔子羔使宰。子以未學為賊其人。漆雕使仕。子以未信反嘉其志。是經濟必本於文章。而文章不後於經濟也。特是文章之事。千古寸心。有未易言者。蘊之在性天。充之塞宇宙。溢乎其貌而不自覺。動乎其言而不自知。非先有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焉。其有歉於文章者。皆其有歉於經濟也。子由知經濟之必本於文章。故益治其文而且學為政。嗚呼。子由其亦能得漆雕之遺意者乎。吾知太尉必有以教之矣。他日由文章而發為經濟。宜其卓絕千古哉。

宋馬存贈蓋邦式序

蓋君愛司馬遷史記之奇。欲學之。問訣於馬存。存以史記之文從游而得。不在於書卷之論。雖奇創。不無編處。蓋以

史記全書。半從書得。半從游得。未足為定論也。馬存本末待攷。

按太史公
史記之作

實繼春秋

唐以來凡

五經所載

靡不博採

此自序所

由總提六

經而以紹

述自任也

然則龍門

一生得力

於書不少

夫豈徒在

游哉

按史公文

法為太史

官年三歲

繼為太史

因續父書

以創為義

例起黃帝

迄漢武獲

麟載撰成

十表本紀

十二書八

世家三十

列傳七十

一起即提明
作意

以歷遊作主
一句領起通
篇已下俱根
此發論

敘總游字一
段極言子長
之文皆從此
得
連用七故其
而句法四變
文之雄健天
矯無匹

子友蓋邦式嘗為子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子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壯自負之年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音素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瀿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絕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妝如濃秋飾如洗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憾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情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

凡百二十
篇草創未
就會遭李
陵之禍下
腐刑死後
其書始出
至宣帝時
外孫楊惲
祖述其意
遂宣布馬
然其中之
微言奧義
一補於漢
之褚少孫
一解於宋
之裴駙馬
公亦宋人
也乃於其
書天下名
山大川壯
麗奇怪莫
不咸載意
者或於裴
解之後又
加詳也而
其批本不
傳良可惜
矣然大段
寫游處比

凡天地二句
推補一筆周
到

又引二事見
善學文不在
書

到底雄壯

見項羽之喑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交
集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慄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
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
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徬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
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
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
象拱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觀之。豈不信乎。子謂學子長之文。
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求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
乃其常常耳。昔公孫見杜詩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
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
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遊乎。
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

擬極肖真
得龍門心
事即作當
年增解序
觀之亦美
不可余喜
其能道箇
中之意因
彙識史公
作記顛末
於此云
按把酒臨
風拂劍長
嘯一種豪
邁不羈之
概胸中不
知吞幾雲
夢矣然後
歸而治文
著書馬得
不推倒豪
傑奇論實
確論

反結應前

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
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文在遊不
在書。此韓

柳歐蘇所未嘗發者。應亦從遊而得。兼以史記為印本。而即有此傑作也。不然。劈首明說子長
之文不在書。今又本子長之書而為文。自相矛盾矣。且何以訓人在遊而不必讀其書乎。過商
侯評云。文以遊而奇。最得子長文之妙處。文之奇偉壯麗。亦
可與子長文相上下。此真宋文中之翹楚也。不為過譽矣。

書後昔孟子游齊梁間。見天下之征伐不息。而思杜其亂源。
一日取武成讀之。不禁廢書歎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嗚呼。
書亦游而已矣。豈可不善讀之哉。夫天下奇書未見者眾矣。
書則孟子已言。禮又漢儒所記。請試即詩易春秋論之。詩三
百篇。多屬男女之詞。意在彼而言在此。是以山川草木鳥獸
蟲魚。一切壯麗奇怪之物。莫不咸在。使人周游而歷覽之。不
覺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而不知倦。易則卦爻
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近在一身。遠在六合。以一
時索卦則拘。以一事明文則窒。其精神心術之運動。直如萬

按原評云
前子由上
書以見賢
人為文氣
之助不重
公贈序以

起首說今世
之游即將卑
卑一等駁去
下更有力

象拱四時變化出沒而莫測。孔子刪詩書贊周易而成春秋。蓋其先足跡徧天下。席未嘗一日暖。然後取二百四十年所見所聞而筆之書。故其文為史法之祖。太史公踵而行之。其不在書而在游也。亦又奚疑。今馬公言子長之文章不在書而在游。其亦能得孟子讀書之深心。而知孔子之為春秋者矣。不然。詩理性情。易神變化。烏可以不讀哉。以書為游。則詩興人意。易感天心。可讀謨誥。可讀春秋。即可學子長之文章。此馬公先學游之意也。

明曾異撰送林守一重遊吳越序

守一為人生平好遊。當時士習多以遊沽名。異撰與之友善。為此序送之。蓋有規之

之意。半從昌黎送董邵南序化來。異撰字弟人。福建侯官人。崇禎乙卯舉人。有紡綬堂集。

今世之所謂遊者。我知之矣。其卑卑曳裾者。無論高者。挾一策一卷。往而師一先生。謁當世大人數輩。投刺名下。士數輩歸而索贈言數十通。評文滿紙。嚶嚶然。揭揭然。建鼓而號於人曰。某

游名山大川為大觀不在書也此則以游為交不在及書各抒一見持論奇闕然不無偏處看來賢人宜見也名人宜交也書宜讀地名山大川宜游也連類合觀乃為無弊其不得游者以書為游可也如無書而又不親師取友者無一可耳按韓子為史官柳子因來書嘗盛氣責之大意謂若

此舉以游為交者一人作講引友作陪

點出送行本意

決一作概讀屬上決屬下似從長仍之

又於作史上生出客中之客

吾師也。某吾友也。今世之所謂游者如斯而已矣。吾友李世熊者。奇士也。嘗雪棹泛西湖。半月不見一人而歸。異撰者碌碌不能奇。拙而善病者也。客歲遊南州。亦不見一人而歸。守一兼李。子之奇。無子之拙。而差有其病。自髻髻。而吳楚滇貴百粵東西。無不遊。其目中不見有一人。而其氣量可以盡交天下之士。今且再遊吳越。吾知守一之無不可也。夫古今才士而好遊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敘。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目中。皆足以礙人氣。決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鯁鯁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稱意則大怪者。又勿論矣。且夫古之著述者。前乎

書中言與
往年言史
事大謬不
宜虛受榮
號而利其
祿居是職
者當明不
顧刑辟幽
不見神怪
若梗避於
其間應為
而不為則
其位可去
此與韓子
爭臣論責
陽城不諫
者相似但
彼稍委曲
此尤峭直
耳然皆古
人待友之
誠未可厚
非是篇第
就不可
交為游立
論行文不
得不爾也
按禹穴秦
山所以廣

又從子長前
後生出

雄詞偉論足
驚四筵
以游二句一
篇主意
方歸題上
又以不求友
而得友作餘
波收束詞義
始全

子長則有邱明。後子子長則有孟堅。今觀史遷記載不必盡徇左氏。班掾之於腐史。陰用顯棄義例。若炭與冰。夫使子長而有如邱明孟堅者以為之友。亦可謂得其朋矣。猶不免牴牾。若是吾故曰。使子長與子長交。亦不能成史記。夫史遷者取聲氣於泰山之高。禹穴之深。以自廣其尚論之心目。蓋以遊為交。非以交為遊者也。使其目中尚有一士。必不曰藏之名山。以俟其人矣。守一行乎哉。天下之大。豈無有士焉。欲俟如守一之一人者。而友之。然則守一雖不以交遊。且以遊獲交。雖欲不交一人而不可得也。守一行矣。以交為遊。乃近日俗士通病。作者掃去此習。偏說以遊為交。正黃際飛先生所謂。凡題必有一俗解。駁去俗解。自見精義。莫若就其言而反之。此文正是此法。然有此奇識。而筆不足以達之。亦無奇也。乃前以友與己品人。則前不突。中則以子長為正賓。而因子長又請無數賓。波瀾不竭。而雄談偉論。皆人未發者。洋洋洒洒。一氣呵成。未收歸題。又說游亦不能不交。以圓活之筆。論方無病。林西仲謂此等識解。亦從目中不見一人而得信然。

書後孟子嘗語勾踐以游矣。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囂囂者。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無一人足礙其氣之謂。

尚論之心
目非以盜
處士之虛
聲以交為
游則勢利
紛華之念
勝而詩書
饜飲之情
輕其為者
作可想矣

按王罕皆
曰不遇上
書未薦耳
而變常為
奇化俗入
雅突說一
俞生出無

突起譬喻奇
絕
總領六句下
連六轉
窮字一篇之
骨

也。然必其人之氣量磅礴鬱積浩然沛然。足以彌宇宙而塞
天地。而後行之無難焉。不然胸中不能無一人之見存。即日
中不能無一物之形蔽。目中有一物之形蔽。則彼將挾其高
者大者以臨我。而我反眩惑覆亂之不暇。而欲翼翼也得乎。
曾公恐天下之言游者。不知翼翼之可貴。而因舉子長之游
不在交。以為守一勸守一果。不以交為游。則子長之史記可
成。而孟子之翼翼可得。亦安見名山所俟。不即其人哉。

古文筆法卷十七 奇異

唐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書而曰人以為篇中未實指其人也。唐舉子於禮部及第歸。須守選。若就制科。或書判拔萃。應此科

目。即得出仕。此公於貞元九年應宏詞試。呈韋舍人薦之。故有是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品
彙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
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閒隔也。然其窮

數波瀾縱橫出沒書稱怪物亦為千古奇觀

按周武青

曰韓文憤

用突陳法

如周公水

火怪物伯

樂疏廣等

篇無異金

人使用鐵

浮圖拐子

馬以衝突

為長技

按莊周貨

粟於監河侯而有鮑魚之喻然求斗升之水以待激於西江是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亦不肯為也文公應科四舉而後成進

氣骨天矯

入題

句句抱前作三疊總結

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歸結自己妙甚

涸不能自致乎水為濱獵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此篇以窮字為骨朱良玉云公以龍自比筆亦如神龍在天天矯不測寸幅煙雲掠滄海之大觀奇絕老絕按晚村有句云平生最愛韓天子宰相三書不忍看鶴以如是之才學品地而屢上書求人其不滿人者此也

書後文公處德憲之朝其時任用奸諛崇信異學故嘗作龍

說以見志誠以龍者居四靈之末得全乾之體苟不當其位而無雲以相之亦終無以神其靈是以引龍喻君即引雲喻

士其當日
索我於枯
肆者不知
幾念然作
色矣今一
且東海波
臣復來於
前則希冀
之想自不
得不效乎
莊周故其
文之奇辭
縱肆亦不
讓南華獨
步

按史稱宋
公事明太
祖十九年
未嘗有一
言之偽故
有非止君
子抑可謂

以力雄人四
字一篇之骨

臣以見龍之不可無雲也。然龍不可無雲。而龍不能自得雲。必先有同聲同氣之相求。而後雲得以從其龍焉。然則三上宰相書。非公之欲從龍而出於不得已者乎。此篇以龍自喻。而以得水屬之韋舍人。亦以龍之不靈於雲。皆由己之見困於水。故其望之之心為獨殷。而與書之所由亟亟也。評解錄晚村句。殆未即公之心。而一諒之耳。觀後此徵稅佛骨兩諫。皆坐貶退。有龍德而無龍遇。豈非命哉。固不得漫以上書干進而或少之也。

明宋

濂秦士錄

秦士者即鄧弼壯士也。不遇而卒。宋濂為之傳。蓋以表奇士之。不遇亦見元之不能用人也。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元至正庚午進士。後亂歸隱。明太祖取金華。聘為五經博士。應官翰林學士。承旨。追諡文憲。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棱。開合閃閃如電。能

背角也。

音余檢也。

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

賢之嘆公
平生於學
無所不通
為文醇深
遠迥與古
作者並在
朝凡郊社
宗廟山川
百神之典
朝會宴享
律歷衣冠
之制四夷
貢賦賞勞
之儀旁及
元勳巨卿
碑記刻石
之辭皆出
其手此篇
又公私集
中之一也
而其行文
奇闢將伯
翊一生不
遇行徑寫
得痛快淋
漓未復歸
咎元之不
能用人幾
與徐文長

以上敘其平
日恃力行徑

再說其魄

博知經史奇
甚

快甚

養氣二字應
上下一篇主
意見非徒以
力
以上敘其讀
書博而且精

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
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
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
右揖兩生坐。呼酒嘯歌。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
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
君何至竟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
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
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調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
纒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
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
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兜撫一世豪傑。此何可
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
不能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書呻吟也。秦定聞德。

可合一傳
遙遙百餘
年而兩
人之奇均
得橫巨宇
宙始亦天
之不忍磨
滅其奇也
况公之言
有足多者
哉
按原評云
養氣據程
朱涵養言
之所以變
化氣質以
孟子浩然
言之所以
擔當天下
與韓蘇所
論亦合今
伯胡言實
本此而世
之書生聽
微之氣迂
闊之氣柔
軟之氣皆
是正不知
所養何氣

盛氣與前兩
氣字應

此段文頗似
國策

陰戒禦賢欲
殺之也

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聞卒不為通。弼曰。若不聞關中鄧伯翊耶。連擊路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拚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聞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指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鑿鑿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弼既至。眾禦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

也。按史載樊噲從沛公至鴻門事急張良見噲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撞衛士撲地項王賜以卮酒拜起立飲而盡項王因稱壯士者再弼造書袖錫德王連擊路數人而王亦酌酒勞之乃立飲不拜竟使王撫髀驩曰誠壯士哉壯士是兩人之雄皆足橫行千古而噲能佐高祖以成功弼不能

以上敘弼之武藝絕世

見首不見尾是神龍作用

述史官言歸咎元不能用

仍以其氣作結

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煙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砍馬首墮地。血漉漉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鍊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元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奇人奇事奇文。令人讀之氣壯。浦江公特表之。其胸中具有數萬甲兵。可知林西仲曰。文武兼長。且擅絕藝。至使為道士。則元之用人可知矣。篇中以力雄人四字作骨。其讀書精博。即於使酒拔刀時寫出。不待另提。至說出養氣語。皆前人所未發。應上不平氣。伏下盛氣。備極搏拏之妙。班馬當分一席矣。

書後 嗚呼。豪傑之不遇。皆時會為之也。伯翊以鷹揚鳳翽之資。可以驅十萬橫磨劍。可以讀四庫未見書。倘遇漢高。且將與之馳逐中原。共分秦鹿。倘遇昭烈。亦將與之殲滅吳魏。同

因德王以致用豈非命哉宜浦江公錄以表之也
按西仲云辟易披靡貌以氣勝之猶項羽叱赤泉侯人馬辟易數里所謂拔山之雄蓋世之氣也所馬不斫人以示人猶易斫也果有上文三問三答之能矣

戴漢宗而乃共目為狂人莫敢近其生平抱負僅一見於兩生一試於德王竟使天生一具銅筋鐵肋槁死三尺蒿下此何故哉余嘗推而考之當元之世宰相不用漢人諫官不置左右一時忠義路塞英偉之士莫不沉於下僚雖世祖訪求人才於江南成宗巡察汚吏於天下而朝多苟且吏半欺誣生斯世而欲立功萬里不難乎是以伯翊入王屋後不及二十年天下大亂而元亦尋滅嗚呼豈非時會之所為哉不然何不遇若斯之甚也

古文筆法卷十八 華麗

唐王勃滕王閣序

滕王閣唐高祖子元嬰為江西洪州刺史所建時詔封滕王故名後閣伯嶼為洪州牧重修大異於此欲誇其塔吳子章才令

宿構序以示賓客因出紙筆遍請客莫敢當時王勃因其父禔時為交趾令往省之道經洪州得會於此其年最少慨然不辭闕志甚密令吏得句即報先一二聯闕曰老生常談耳後漸奇異之及報至落霞二句乃矍然曰天才也遂請成文極歡而罷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少有逸才高宗時以神童舉為申王待詔因作蘭羅檄文高宗恐其輔王生爭闕之漸馳之

按釋義云
此文是序
體非賦體
賦必有韻
文未嘗用
韻彼以賦
體議此文
者非惟不
知有文并
不知有賦
矣
按王罕皆
曰初唐猶
仍六代之
舊故文體
專尚駢麗
想其對客
揮毫名言
絡繹如編
珠綴玉織
錦裁霞洵
為天才極
艷宜其壓
服羣公膺
炙千古
按十旬據
析義引盧
照隣明珠
愛客置芳

首敘地形之

雄
次敘人物之
美

此述賓主之
美伏後不得
志

此敘到閣之
所涉歷
此言閣在山
水之間乃近
景也
此言閣在山
水之外乃遠
景也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

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

徐孺字孺子
洪州高士
陳蕃 豫章太守
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池枕夷夏

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榮戟遙臨。宇文新州

名鈞新除
澧州牧
之懿範。檐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

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 晉孟嘉
之詞宗。紫雷清霜。王將軍 梁王僧辯
之

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時年十四。躬逢勝饌。時維九月

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

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 滕王
王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閣層巒聳翠

上出重霄。閣面山。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閣映水。鶴汀鳧渚。窮島嶼之

紫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 開
也。繡閣 門
也。俯雕甍 音萌
棟也。山原

曠其盈視。川澤盱 音吁
張目。其駭矚 音竹
遠視。閭闔撲地。鐘鳴鼎食 大家將
食鳴鐘

為號列
鼎而食
之家。舸艦 音歌艦
船也。迷津。青雀黃龍之舳 船尾
所畫。虹銷雨霽。彩徹

酒於十旬之句作証

當是主人殷勤之意

若指字文關公賓主

交歡多日言則與下

句接不去又有作九

日登高講者亦非

又按孟王二句是借

喻不為贊指若云當

日會中有此二客因

細贊後又持欲出未

免穿髮轉說不去

按青箱雜記高宗雖

以關難激斥勃然心

奇其文意欲召用而

前段由壯而

窮已死當

此言古會之人歌飲之詞無所不妙

東住

此敘樂極之後感慨係之

雲霞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

陽湖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唱逸興遄飛

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

淵明為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

樂事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

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

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閣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

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

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

貧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

即鄱陽湖

衡山有回雁峰

即淇澳事

王羲之為此內史

賢主嘉賓

收上勝景

起下命運

四句言懷帝在會者

君門

漢人白首為郎

魏武帝時人佞臣

終灌屈之

泉在廣州飲者多貧吳隱之飲而賦詩有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之句

謂然曰朕
讀勝王閣
序至落霞
及詩帝子
句輒為掩
卷者久之
曰真奇才
也

按余自明

曰關山難

越以下俗

解誤作自

嘆語不知

當日會中

多人除閣

公子文之

外必有懷

才不遇與

己相同者

前既贊閣

公宇文及

孟學士王

將軍矣而

此等人必

不可遺故

越筆總敘

入感慨之

內正其安

頓布置之

頓布置之

悲此段由悲
而壯皆為在
會不得志者
言
方說到自己

自敘不遇而
志不衰

此敘省父過

此與宴不敢

辭作序之意

勃居末座而

僭作序故以

避詞作結得

體

詩四韻寫景

寫情餘韻悠

然

賒也扶搖風也可接東隅日已逝桑榆晚日非晚漢人字孟嘗伯周高潔空

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

無路請纓等終軍人之弱冠漢年二十餘請受長纓以薦南越王致閣下有懷投筆漢班超為心書記意

不屑遂投筆有不屬遠投筆有慕宗慤之長風宋宗慤對叔父言志舍簪笏於百齡棄百年之富貴

奉晨昏於萬里到父非謝家之寶樹謝玄為叔父安所器嘗曰譬接孟

氏之芳鄰即孟母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漢李膺

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司馬相如作凌雲鍾期既遇

奏流水以何慚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知之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

矣梓澤即石崇邱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

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欲均以序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

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

在檻外長江空自流翻按此詩原係一首古體故不限韻坊本多分作兩首其義未諳讀者細玩其詞意一氣旋轉自知不可割斷矣文

巧而論者
反謂其自
敘過多可
嘆也且前

半言景後

半言情與

詩章法相

同明眼人

自辨

按孔子視

富貴如浮

雲是安貧

也孟子不

立巖牆之

下是知命

也士君子

立身行己

當鞭辟到

此一路去

不然其不

墜志而喪

心者幾希

矣子安如

此可謂年

少而老成

讀者不得

僅以文奇

賞之

按勅省父

論此四六體也。平仄要合。對仗要工。段落要明。次序要清。多用古典詞要藻麗。方有足觀。以法論首敘天文地理。次敘賢主嘉賓。次敘時令。次敘閭閻外。似盡矣。乃忽拓開筆勢。將古之失志者感慨一番。又將今之失志者規勉一番。方敘到自己。又自負一番。波瀾壯闊。不是徒了題目者。

書後 自來手八义。才七步。如曹子建温庭筠輩。類皆不免枚

臯速而不工之弊。至求其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者。則又非

相如之工而不速不可。古今所傳。惟禰正平鸚鵡一篇。庶幾

兼之。然年非弱冠。而又有黃祖娛賓之迫。不得不順從。以遠

害。盡辭以效愚。若夫子安。路出洪州。躬逢勝餞。既無避禍之

苦。又叨末座之賓。出紙慨然。此闔公之所以見恚也。而序珠

來去。舉筆有神。初不讓八义七步之捷。竟致陳思銅雀。能傾

魏武之心。以視孟堅之折西賓。太冲之訪岷事。其工拙又何

如也。然非遺墨一夢。安見十三楮子。不減洛神。能令闔公歎

為天才。而矍然起敬哉。

唐杜

牧阿房宮賦

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秦始皇建宮於咸陽。因以為名。後項羽入關焚之。其火三月乃熄。杜牧字牧之。杜陵人。善屬文。

次馬當去

南昌七百

里夢水神

告曰助風

一帆達旦

遂抵南昌

然則此篇

妙文本自

天成宜其

下筆時若

有鬼神交

也

按原評云

四韻有傷

今思古物

是人非之

感序詞藻

麗詩意淡

遠非是詩

不能稱是

序

按史載始

起亦突兀

此寫其天下

乃細言之

此寫宮中樓

閣之多

此寫橋梁道

路之遠

此寫宮中歌

舞之盛

六句承上寫

歌舞接下美

人

此寫宮中美

人之多

此寫宮中珍

寶之多

此寫宮中珍

寶之多

宮渭南上

林苑中先

唐太和初試進士吳武陵以此賦見主文者讀畢請以第一人處之果中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

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

閣廊要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鬪角盤盤馬囿困馬蜂

房水渦盡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

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

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

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

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

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

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

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

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遷延秦人視之

唐杜牧阿房宮賦

唐杜牧阿房宮賦

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巔以為閣上作為關上作覆道極其侈麗宮成始皇崩未立名故但云阿房云按釋義云五步一段既極言樓閣之多若無長橋一段幾不知宮中更有如許空闊處矣按釋義云有不得見句妙其始皇三十六

此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

一篇無數壯麗只以可憐四字了之

以哀字作結言有盡而意無窮一篇主腦在此

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寫秦戍卒叫陳涉函谷舉高祖楚人一炬項羽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以文論一起突兀一結無窮中間細寫層次藻麗流動是佳文也以理論前半極寫其麗正為後滅亡作地而後半極情痛悼乃為炯戒尤有開治體不似上林子虛徒逢君之惡也以賦論楊子雲云文人之賦麗以則此其有焉古來之賦此為第一所以家傳戶誦至今猶新也輯評云想作時先有末一段議論在胸然後借題打罵前形容阿房真是壯麗無比後以可憐焦土四字了局令人心灰意冷結處發出本旨乃知前之鋪陳俱為垂戒設也至處處帶定六國亦見阿房所由來憾秦王並憾六國也篇中十三易韻句法之王亦無逾此古文多以筆意勝即此二首筆意自有而詞華更盛故取以備一格詞華

身不得見

便呆

按燕趙三

句是橫焉

六國珍寶

幾世三句

是豎寫六

國珍寶見

非神翰鬼

運皆竭民

力為之宜

其停入而

停出也

按釋義云

不敢言而

敢怒秦皇

之暴虐天

下之情恨

一語道盡

按過秦一

篇前半專

言其強弱

盛衰之不

同只未以

仁義一句

點醒遂覺

此篇逐層

者文之衣服不可少也時文九要

書後自來窮奢極欲之君秦皇漢武如出一轍而秦以之亡

漢以之興者何哉豈不以漢有祖宗之培植德澤及民者深

故其興也勃焉不知輪臺之悔雖在暮年初若無補前失於

萬一而惡盈好謙之一念實為天地鬼神所鑒臨故秦誓一

篇大聖人以之殿尚書也若夫秦皇始以富强并諸侯繼以

暴戾定天下以為宇宙之大可以力爭可以力服即可以力

守是以逮及暮年絕不聞降一罪己之詔而猶縱情土木大

造阿房收藏六國之精英疲極兆民之心力以圖為子孫帝

王萬世之安而謂天下其肯甘心於秦皇哉二世而亡固其

宜也特是漢武以英睿之姿當此殷鑒不遠而復蹈故轍以

同冒千古不韙之名可惜也夫

古文筆法卷十九 正大

寫來未亦
只以焦土
一句收盡
前文而感
概益大兩
篇工力誠
足抗衡千
古

按林西仲
曰師雖不
載於五倫
然於人有
相戒之益
則功在朋
友一倫之
上稱其徒
為弟子則
分在父兄
兩倫之列
禮子以事
親事君事
師並稱謂
親生之君
治之師教
之其有賴
於人一也
按沈確士
云漢人經

三件齊提意
主道上業即
師道之業惑
即道之不明

隱按李年

一句破的
此段言師道
之行於古
將古今比論
一番伏下孔
子士大夫仍
虛寫
以擇師教子
相形更醒

又以百工視

唐韓

愈師說

唐世士大夫恥相師時有李蟠者年十七師
丈公特作師說贈之嘉李氏正以破俗習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

學之傳家
人理學之
傳雖其授
受各有淵

源也唐人
獨恥相師
故昌黎切

直言之文

勢如常山

蛇救首救

尾段段有

力學者宜

熟讀

按姚姬傳

曰授句讀

及巫醫藥

師百工未

嘗非授業

但非傳道

解惑耳此

兩段明是

以授業之

師陪傳道

解惑之師

而用筆變

化使人不

覺

按洪迂齋
曰柳子厚

唐時風氣如
此正作師說
之故

引聖人事証
前古字乃實

此有術業一
應前提受業

不落空
末點題

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

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

子萇。宏師叢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

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

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唐時士大夫之風。恥於相師。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亦言及矣。文公此說為李子作。實為當世發

也。此為切人切世以立言。夫李氏之師文公。不過師其古文耳。公乃以傳道受業解惑大處立
論。所謂高處立闊處行也。此文於劈首即提明。下只發明道與惑。或只單言道。至篇末又以道
與業言。又不言惑。此變化錯綜處。至暢發師字。前虛後實。反正互用。波瀾層出。此韓文之所以
如潮也。若庸手理學。屑語滿篇。能生一波縱一筆。然惟能作古文者。方知古文也。此及下
首為正大之目。以題固正大。文亦正大也。正大之文。豈必語語端莊。不事豔情麗句乎。看師說
則筆勢縱橫。正氣歌則詞華古
藻。益信文之為文。無奇不傳也。

書後師道立而善人多。學校廢而流品雜。漢魏以來。神仙術

士之學。浮屠老子之書。遞易縱橫。莫知所尚。蓋數百年於茲。

謂退之不願流俗收召後學抗顏為師是以得狂名今觀所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也學者不歸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按文山詩集此歌之前別有小引言獄中蒸淫諸氣一以正氣散之原選

敘因起為下七氣伏線出氣字

歷數諸氣即歌所謂蒙霧

矣。唐承其敝。是以一時士大夫之流。鮮不自鳴得意。競恥相師。文公以一布衣周旋其間。而欲挽八代之頹風。洗一時之舊染。自非傳道受業解惑三大端。不足以正流品而廣善類。然持之過激。與言不得其人。則其道不傳。而其業難受。其業難受。而其惑愈不解矣。今者李氏子蟠。耄而好學。初不讓乎衛武之賢。一旦惠然肯來。不拘時俗。非所謂出類拔萃而知所嚮往者乎。文公作說以貽。固以嘉來學而獎後進。而其觚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不亦即此而並著哉。

宋文天祥正氣歌

並序 正氣歌天祥在獄中作也。天祥字文山。一字履善。又字宋瑞。吉水人。舉進士第一。知贛州。應詔勤王。後除右丞相。樞密使。

加少保信國公。宋亡。公圖恢復。屢起義兵。戰助元將張宏範。追公於五坡嶺。眾不及戰。故被執。解赴燕京。禁閉三年。元世祖不殺。使人勸之降。終不屈。而就義。故作此。

余因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

露也

及坊本均節未錄而當年忠義苦心不使盡揭千載殊為可嘆茲照原集補登其咽嗚悲壯之氣慷慨悽惻之言誠足以激忠良而愧欺

由諸氣轉入正氣見舍此無可為敵

劈首從天地入總敘正氣

即提浩然點

清主腦

時窮二句領起下段

引十三人以證而句法凡三變

結括上文多人見皆正氣

則為日氣。蒼陰新。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處。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圓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我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

宋文天祥正氣歌

三臺折固
知公之生
有自來死
有所歸矣
河嶽日星

之。言豈虛
語哉。

按公柴市

臨刑衣帶

中有贊云

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

非真能以

道義為根

其地繼天

柱之尊將

何以臨難

而母苟免

也。

按公性豪

華自奉甚

厚一旦捐

軀報國辱

於奴囚遂

致牛驥一
食尤屬為

浩然即道義
所為
此段自敘

歌為此作

結與前應言
已願學古人

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

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閔天黑。牛

驥同音自。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

百沴自辟易。哀哉沮如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

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

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此長歌體也。五字句數句。換一韻。然亦有篇法。首從源頭說入。次應引古人。末敘自己。結與前引古相應。此仍是古文法也。輯評云。是篇似與時文無涉。然其言風峻。即隱露行間。洵足廉頑而立懦。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先生。匪惟如之。允克蹈之矣。

書後宋養士三百年。其間臨難致身者。固不乏人。而國滅君

亡。從容就義者。信國一人而已矣。想當勤王詔至。痛哭成師。

發豪傑而結山蠻。傾家貲以助軍實。向使天心佑宋。四鎮策

行。安見二王孱弱。不足中興乎。無如海表崎嶇。隸也不力。遂

致五坡被執。傳遞燕京。絕食八日而仍生。多吞腦子而不死。

所難為非
所謂憂其
憂而死其
事者乎

按王罕皆
曰此韓文
自欲其一
生得力也
其立志也
高遠其用
功也深沈
以自得為
火候以養
氣為指歸
由勉幾安

首段言書當

答

開口便提出

作文本領一

層落下文勢

天矯

就其所問翻
出兩意來

竟使忠義之氣著於篇章。因獄賦詩。良可慟矣。而天閔院黑。火闐房陰。道義懍萬古而獨存。陰陽隨百沴以悉辟。故雖天心已去。而臣節難回。卒至伏鎖從容。觀者感涕。倘非宋之忠厚。而能收得士之報。若是耶。綱目書之。所以深惜。亦以深幸之也。

古文筆法卷二十 論文

唐韓愈答李翊書

李姓胡名。按貞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文公薦翊於後。翊用是其年登第。公與翊本素相知。一日翊以書問作文之法。公就其問而進以古之立言。並告以己之所得。因嘉其志。此書乃文公一生得力之言。後為明人歸羅章陳諸公所祖。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

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

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其宮者。焉足以知是

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

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

窮源探本
此中甘苦
應應惟得
之者深故
言之親切
而有味
按過商侯
曰仁義之
人其言藹
如便知立
言之必有
本養氣則
猶從事於
仁義之吃
緊處也如
此論文始
知天下有
真人品然
後有真文
章
按原評云
陳言務去
一語是文
公生平所
得此時落
筆最難毋
為俗眼所
噴又程云
通篇大致

志古二字一
篇之主

無望二句正
志古本領

抑一句承上
文以引下文

此言為文之
難是第一層
功夫

此言功夫至
此覺有來路
比前務去稍
易

此言落筆太
易心雜而不
醇却又以難
心出之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
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
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如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遼。膏之
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
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
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
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
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
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
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
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
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

以立言為
綱以志於
古之立言
為骨以仁
義為本根
詩書為浸
灌以氣為
運用以二
十年為節
候但前後
兩段語多
晦塞毋乃
陳言務去
之過歟
按茅鹿門
云要窺作
家為文必
於此立根
基今人乃
欲以字句
求之何哉
按沈確士
曰作文根
柢則云約
六經之旨
作文神境
則云言之
長短與聲
之高下皆

此言學古立
言之功用應
上無望連成
六句
此言養成古
之立言無往
而不適於用
應前志古收
束

承志字作收

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
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
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
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
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
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者法如是
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
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
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林西仲曰李生以立言問於昌黎不過欲求其文之工而已初未嘗必以古之立言為期也昌
黎却就其所問詰其所志把求用於人而取於人之伎倆閣置一邊而以古人立言不朽處用功
取效說過一番然後把自己一生工夫層層敘出其曰二十年亦有年終其身等語是無望連
成註脚其曰不知為非笑笑則喜與則悲等語是無誘勢利註脚至得手之後尤須養氣探本
溯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有自然而然之妙矣末段以樂悲二意見得學古立言必不能
斷勝於人而取於人耐得悲過方期得樂來此一篇之大旨也韓評云李生大旨口斷至於古
之立言者一句括盡學古功效只無望其速成八句說完中把自己之一生甘苦淺深層
層敘出益見前言之不虛昌黎公每不輕以文章告人此獨詳盡者以李生之志可取也

宜評韓文者不外此矣

按原評云

君子之學

本於道德

原不顧人

之用不用

昌黎至此

寫得雲委

波屬態致

橫溢真自

壯其文也

按眉詮云

篇中所言

多是無望

速成自有

不誇於勢

利在內此

以不志乎

利中結之

首在正其

心術也

按沈確士曰前論師

書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言者授受之樞

機。神明之郵鐸也。先聖吐而成經。後人稟經以製式。其功非

一蹴所能幾。而其養直終身無可懈。文公掃八代之蕪詞。創

千秋之定論。旁搜遠紹。墜緒獨尊。此豈漫不師古者之所能

測其高深哉。李生何人。而遽以書請也。吾意文公當日亦惟

有如李蟠之來。直以師說貽之可耳。而乃撓謙自道。必取半

生甘苦。一一為之具言。誠以師者受其業於人。而非攻其業

於己。然欲天下知功可以漸而成。氣可以養而盛。而非即一

己之所專攻。可以法先聖而示後人者。以誘掖獎勸之。則其

業難受。而其傳仍不廣也。然則此篇之答。雖以明太上之所

貴。不即以補師說之所未逮哉。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韋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孫也。以書遺柳公欲師其作文之道。因此書答之。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

全篇以此三字發議主意

道猶作結
謹語後論
為文根柢
傾費倒用
而出之辭
師之名示
師之實在
中立自得
之耳較昌
黎論文尤
為本末俱
到又眉詮
云體認命
題知是通
論師道也
名不輕居
實堪共証
前帶客氣
後挾主根
以讓為任
柳集中與
韓匹敵之
作
按沈確士
曰李翱張
籍皆昌黎
弟子而二
人哭昌黎
詩文俱呼

即在此

以上自謙不
敢為師
此言世人不
肯事師
引韓子言為
師者不容於
時

正喻火說

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
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
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
為人師。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
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
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憎與為言詞。愈以是
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
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
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久。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
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
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
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
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

為凡蓋恥
言師也惡
習累人儒
者不免

按王伯厚

曰韓作師

說而柳不

肯為師韓

闕佛而柳

謂佛與聖

人合韓謂

史有人禍

天刑柳謂

刑禍非所

恐韓柳雖

並稱而其

道實不同

也

按西仲曰

前段雪日

冠禮諸論

把末世輕

薄惡態盡

底描寫嬉

笑怒罵兼

而有之想

其落筆時

以上兩喻世
人
以上言己不
堪訕詈
舉冠禮緊切
成人正例師
道之重占她
更高

此言自己不
敢為師是承
上接下處

此言欲令取
其實而去其
名

此雖不敢當

師之名而教

之意已見

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
喜聞。豈可使啾啾者。早暮涕吾耳。搔吾心。則因僵仆煩瀆。愈不
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
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
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
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
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
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
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
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
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
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

許多積過
不平之氣
故不禁淋
漓酣恣乃

爾
按柳子書
中所論文
章之法猶
未敢必其
盡能如所
云要之亦
本於鏡心

研神者原
不輕以告
人故必先
陳平日所
得以觀其
氣色而後
盡情以相
與也

按眉詮云
文以明道
後幅主句
非門面語
古人言必
有物皆道
也

按陳午亭
曰觀柳子

作文宗旨所
見者大

此言平生所
經歷真嘗過
甘苦語
此段言為文
用筆之致

此段言明道
根本於五經
以採其精

此段言為文
旁通於諸家
以備其美

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
誣諛之徒。直見愛其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詞為工。及
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
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
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
以輕心掉之。懼其剝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忽之。懼其弛而
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
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
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
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
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
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
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

吾卯年元月...

之不荀炳
煥與韓子
之其言藹
如乃知其
得力用功
處獨是篇
以孟荀莊
老並舉類
視所見未
見盡純特
文辭肆臯
兀固當節
取其長
按徐健庵
曰於文章
之根柢條
葉數詞皆
備上下千
百年作者
無能出其
環中韓歐
諸公皆好
論文止自
言其所得
未若此之
也
閔深肅括
按沈確士
曰六經乃

此段以文相
印証聽其有

擇
語晦

舒卷作結力
能扛鼎

其潔。此吾之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

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

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

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前

段言己不敢為師。世不重師。尚無甚譽策。後段言己為文章苦心。及其根本。其於道已近矣。王念存曰。前半論不敢為師。而起首好言論為文章。便為後半篇伏。後半自言平生所得而結穴於何以為師。又將前半篇縮合。前則與昌黎師說相反。後則與答李翊書可參觀。鹿門云。子厚諸書中作處。亦其平生所為。文大指處。信然。

書後文心雕龍一書。原道徵聖之後。必繼以宗經。蓋謂經者。

載道以立言。述聖以垂教。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是

以百家騰躍而終入環內也。柳子此篇。其答韋公也。則去師

之名。而取師之實。而其自明甘苦。則直以文為明道之端。雖

與彥和原道徵聖之旨。未甚吻合。而其垂教立言之意。則同

也。是以文必本經以為宗。而後參以百家諸子。其懼也。恐其

離經而叛道也。其欲也。皆其體經以宗聖也。故其性靈鎔匠。

取道之原
故曰本穀
梁以下乃
暢道之支

故曰參

按合評云

無命師之

名而有得

師之益以

免流俗之

笑一結收

東通篇此

法得之西

漢文

按李于鱗

始官刑曹

與濮州李
先芳臨清
謝榛考豐
吳維岳華
倡詩社王
世貞初釋
褐先芬引
入社遂與
攀龍定交
逾年先芬
出為外吏
又二年宗

羽翼道心。文章呼吸。旁通聖慮。然非不務聲色。不苟炳煥。亦

未必遽能如經之洞奧。區極骨髓。若是也。千百世後。讀其文。

思其人。且將騰躍而入環內。而况韋生親炙之者哉。

明歸有光項思堯文集序

項生以文集求序於歸公。時李攀龍與王世貞謝榛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諸人主盟文壇。公目為妄庸

巨子。因借以論文。抒其所自得。世貞大憾。後亦心折。嘗謂歸公書後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蓋悔之矣。而當其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大傷風化。故此篇直指此輩而言于鱗攀龍等字。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

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方。其為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

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

阿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

羣兒愚。那用故諍傷。虺蜥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

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虺蜥

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

起即提古字
伏下為一篇
之主

指學李于鱗
輩

此段言今人
不知古人

直斥李于鱗
輩

臣梁有譽
入是為五
子未幾徐
中行吳國
倫亦至乃
改稱七子
諸人多年
少才高氣
貌互相標
榜視當世
無人七子
才名既播
先芬雖岳
擯不入榛
亦旋擯于
鱗獨為之
冠其持論
謂文自西
京詩自天
寶以後俱
無足觀此
先生所由
以蚺蚌之
撼為可悲
也

按莊子天
地篇云大
聲不入於
里耳折楊

一斷

說出文章

何等身分
此段正言古

文
應古字結

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為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大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荅之一笑。吾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為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林西

仲曰：震川文渾然有元氣。當時以為庸公亦以當時之文為妄。然不能以一勝眾。故言自得之道。借題寫照。歸公之意。言文要學古。不可循今。今人不足以知古文也。此篇真可為此集之序。故以之終焉。以上各篇論文。韓柳所言根本及工夫。是上一等學養。非求速化者。若歸公以天地之元氣。學古自得為言。大而切實。俱管絕頂之語。難分優劣。不可偏廢。故合選之。讀者照此下筆可也。翻按先生為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嘗以司馬歐陽自命。其為制舉義。亦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並稱歸胡。故古文時文皆傳。今不朽。天地同流之語。不信然哉。

書後有一代之氣運。即有一代之人材。人材者隨氣運為轉移者也。是故前人之智。後人之師。己所不及者。雖從而師之。

皇考則嗑
然而笑蓋
深痛末俗
迷於至德
愈趨愈失
不可挽回
故設是喻
以見折揚
皇考為世
俗之曲不
足以語大
聲也先生
引此以明
于鱗輩之
是非不足
輕重語雖
摘用實深
得莊子辨
惑之本旨

不為過。聖賢所以有私淑之教也。己所能及者。即從而友之。不為不及。聖賢所以有尚友之樂也。有明以來。文人輩出。如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楊維禎。張以寧。徐一夔。高啟。劉基。袁凱。以詩著。要皆承元代。虞集。吳澄。諸賢之後。以師友而講貫之。逮宏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嘉靖之際。王慎中。唐順之。亦皆文宗。歐曾。詩倣初唐。未嘗不學古人之學。而自以為是。以日肆詆排也。先生生最後。而其時李攀龍。王世貞之徒。為之巨子。以倡導之。豈真漢唐以後之人材氣運。為不足供其採擇歟。抑以自詡過甚。一唱百和。初不知古人之師友乎古人者。不在氣運之末數。與乎人材之虛名。而在自開其氣運。以為國家育人材。尚論乎人材。以為國家回氣運也。思堯之序。當日王元美始。猶不屈。見而笑曰。妄則有之。庸則未也。而晚年作贊。亦心折。此可見先生所論之深。而元

美之能服善矣。然則先生之追維前哲。所以回氣運而培人材者。其功又豈在有明諸賢下哉。



中華民國 玖拾壹年 拾壹月 拾壹日 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2462155

